

当前叙利亚国家形势及防战策略分析

卢文忠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当前叙利亚国家形势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叙利亚危机起因于国内政治、经济、民生、宗教和民族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也受到国外多方力量的斗争与博弈的影响,叙利亚国家形势的前景和结局扑朔迷离。为了防止叙利亚战争爆发需要叙利亚当局与世界多方力量共同采取有效策略。

关键词:叙利亚;国家形势;危机;防战策略

中图分类号: D 7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4-0018-05

An Analysis of Syria's Current 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Anti-war Strategies

LU Wen-zhong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Syria is beset with troubles home and abroad. Syria's crisis stemmed not only from the co-action of such domestic factors as politics, economy, people's livelihood, religion and nationality, but also from the influence of struggle and gaming among various powers abroad. The future and outcome of Syria's national situation is complicated and confusing. It is crucial and urgent for Syrian authorities as well as various powers in the world to take jointly some effective anti-war strategies to prevent the outbreak of Syrian war.

Key words: Syria; national situation; crisis; anti-war strategies

肇始于 2010 年的“阿拉伯革命浪潮”一波又一波强劲地冲击着北非中东的热点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接连爆发的政权更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直逼位于阿拉伯世界“心脏地带”的叙利亚,从 2011 年 3 月中旬起,国家形势开始陷入了动荡不安的重大危机之中。综观历史与现实,在如火如荼的中东乱局后,四面楚歌的叙利亚,为何招致如此劫难,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利

比亚”而倒下的“阿拉伯革命”的多米诺骨牌,如何看待叙利亚的未来走势,如何防止叙利亚战争的爆发,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亟待分析的焦点问题。

一、内外交困的形势与起因

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仅有 2000 多万人

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卢文忠(1985-),男,广东广州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发展。

口和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却在中东地区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位置,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国家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油气资源。几经时代变迁,2000年叙利亚正式由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领导的复兴社会党执掌了国家大权,继续走上世纪中叶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建起的强人政府之路。巴沙尔的新政权道路并没有让叙利亚走向强国之路,在新政权推行后的日子一直处于风雨交加的国际交往和国内发展的窘困之中。“阿拉伯之春”的来临尤其是利比亚战事的结束把叙利亚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首都大马士革及其它重要城市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国际社会关于叙利亚战争问题的矛盾纷争迭起。叙利亚之所以招致如此内忧外患的形势,起因于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影响。

从国内因素来看,叙利亚危机是国家政治、经济、民生、宗教和民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上,作为复兴社会党家族总统的巴沙尔以子承父业的世袭制方式接掌了叙利亚的党、政、军大权,推行世俗政府体制的专制独裁政权,政治缺乏民主,官僚腐败严重,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在经济和民生方面,工业基础落后,城乡发展很不平衡,财税制度很不合理,叙利亚大约30%的人口生活在月收入49美元的贫困线下,失业率超过20%,物价持续上涨,因动乱又造成众多民房与基础设施损毁,经济和民生的尖锐矛盾激起了国内反对派的攻击和社会民众的抗议。而宗教和民族问题,是叙利亚危机最深层的根源。巴沙尔领导的复兴社会党是占叙利亚人口少数的阿拉伯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在宗教上叙利亚是一种少数派统治多数派的国家,宗教派别斗争一直此起彼伏。国内除了占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还有库尔德人、阿美尼亚人、亚述人、切尔克斯人,多民族共处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民族主义——对民族的忠诚和热爱——被广泛地认为是战争频繁爆发的温床”^[1]。因此,国内政治、经济、民生、宗教和民族多种因素的复杂交错酿成了一场战争乌云密布的危机。

除了国内因素,叙利亚危机也是国外因素影

响的结果。制造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外部势力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美国是倒叙的始作俑者,没有美国的强势干涉和策动,叙利亚内乱不至于恶化到如此境地。美国蓄意把叙利亚内部危机国际化,决心颠覆属于“无赖国家”的巴沙尔政权,扶持亲西政权上台,藉此进一步将控制力深入到中东战略腹地。此外,欧盟、以色列、土耳其以及海合会国家等外部力量为维护自身利益也走在支持倒叙的行列,纷纷采取措施对巴沙尔当局施压和煽动反对派扩大事态以加剧叙利亚国内危机。可见,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影响是导致叙利亚危机的重要原因,也展示了多方力量的斗争与博弈。

二、多方力量的斗争与博弈

当前叙利亚动荡政局不仅是国内因素复杂交错所致的危机,而且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和左右,演绎着多方力量的斗争与博弈。

首先,美国和欧盟多国是改变叙利亚现政权的最主要的外部策动者和协助者。从“阿拉伯革命浪潮”起,美国无疑是先行者和推动者,也是叙利亚危机背后的始作俑者。美国已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一,指称叙利亚当局包庇和支持国际恐怖组织对美国采取危害和破坏行动,是美国国土安全之心腹大患,再加上叙利亚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美国极力推行“倒叙”之举。2012年12月11日,奥巴马宣布美国正式承认“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联盟”为叙利亚人民之“合法代表”,显示了美国政府决心以削弱政治合法性与政府权威的方式进一步动摇阿萨德政权。对于追求所谓民主、自由、人权之“普世价值”的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叙利亚这种开明专制国家正是其替天行道、推行民主化改革的热衷对象,惯用的方法当然是鼓吹民权和公选,趁机扶持国内亲西反对派来夺取政权,而不巧巴沙尔政权历史上留下了执政集团内讧和民族宗教冲突的仇恨隐患,造就了反对势力抬头的温床。“西方社会目前在叙利亚采取一边倒的态势,全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只要你反对

巴沙尔政权,与巴沙尔政权作战,就能得到西方的资金和武器援助”^[2]。欧盟与美国几乎是同一战线,欧盟对叙利亚的施压制裁不断升级,禁止贸易,冻结资金,制造舆论,大有冷战思维的策略实践,力图以强硬的经济制裁和外交策略迫使叙利亚当局就范。

其次,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国之一的伊朗与叙利亚建立了长期的战略盟友关系,伊朗是“挺叙”的坚强力量。一方面,伊朗希望联合叙利亚什叶派的执政力量染指中东地区问题,另一方面,叙利亚向伊朗靠拢不仅仅是出于什叶派的共同宗教基础,也希望借助伊朗的力量增强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因此,反叙就同反伊紧密联系,倘若叙利亚政权变天,伊朗在中东地区的防御力量将大为削弱,美军在中东愈加步步进逼伊朗,反叙是美国遏制和打击伊朗的重要前沿阵地。

再次,叙利亚周边国家各有独自的利益、意图和策略,对叙危机左右为难。前身是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跃跃欲试,成为叙利亚反对派最接壤的海外营地,企图利用此次危机收复历史上的曾属领地,重拾曾在帝国时期对中东伊斯兰世界之领导权,但也担忧“倒叙”造成边境的难民危机。以色列与叙利亚长久以来因戈兰高地所属争端不断,以色列企图乘美欧倒叙之利夺取该地。沙特、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也因教派分化和地区利益支持“倒叙”。最后,“在埃及‘变天’后,东盟转由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主导。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伊朗的‘宿敌’,对叙利亚坚持与伊朗保持‘盟友’关系一直心存不满,对叙干涉黎巴嫩事务耿耿于怀,早有盼叙‘改朝换代’之意愿”^[3]。东盟曾对叙利亚采取终止其盟籍、经济制裁的手段,但并不希望出现战争,希望叙利亚问题能够在东盟范围内和平解决,免招西方社会的外来介入,生怕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会致使“阿拉伯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向周边溢出和扩散,殃及周边国家被西方视为非民主的政权。

最后,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站在反战的和平立场。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

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的宗旨,随着近几十年的发展成为国际舞台上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坚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关系。2006年以来中叙贸易不断发展,中国是叙利亚的第一大进口国,在叙利亚市场随处可见中国商品。中国在叙油气领域的利益主要有购买叙利亚原油、油田开发合作、提供石油设备和油田服务。当然,中国主张反战立场并不是出于与叙利亚能源合作项目的利益,最根本是维护叙利亚国家的和平与稳定,防止战争爆发祸及叙利亚民众,也是反对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外交决心和战略举措。中国政府于2012年2月提出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六点主张,支持联合国发挥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导作用,充分展现了中国担当国际责任的决心和行动。在俄罗斯方面来看,叙利亚是前苏联的盟友,是俄罗斯重返中东的战略基地,是美俄较量的重要地带,倘若叙利亚失守,美国将进一步左右中东地区事务,相反俄罗斯的战略延伸大为退缩。因此,俄罗斯作为“挺叙”的地区核心大国,对左右叙利亚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战略作用。

三、扑朔迷离的前景与结局

2011年以来“已造成数千人死亡的叙利亚内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宗教化、政治化,但也是至今最看不清楚的一盘残局”^[4]。与此同时,西方大国的利益驱动和推波助澜致使叙利亚问题国际化,尤其是美国“唯恐天下不乱”,照旧使用扶植反对力量、制造国际舆论、实施经济制裁、部署大军压境的惯用伎俩。或战或和,叙利亚国家形势的前景可谓扑朔迷离。

2012年国际社会上曾一度热议“叙利亚是否将成为下一个利比亚”的问题,而结果正如一些观察家所预料的起码在2012年并非如此。然而,2013年叙利亚国家形势的前景与结局,就目前来看,一方面,战争边缘迫近,2012年美国大选奥巴马胜出,随后叙利亚反对派得到美国的“合法承认”,持续升级的境内武装冲突,西方对

叙利亚“化学武器”的炒作,土耳其设置禁飞区和部署“爱国者”反导系统,这一切很有可能将叙利亚推向“决战年”,军事解决叙利亚问题很可能在多方应对不足的时刻到来;另一方面,制止战争的因素仍然存在,阿萨德总统领导的阿拉维什叶派的复兴社会党拥有200万党员,而且政权中心有较高的团结心,军队建制有序,而反对派内部派系林立,尚未形成组织正规化、纲领一致化的反政府集团。对此,2013年叙利亚扑朔迷离的前景无非带来三种结局,“巴沙尔渡过危机,继续推进体制内改革;巴沙尔体面下台,但复兴党的政治体制得以保留;巴沙尔领导的复兴社会党政权被彻底颠覆,叙利亚反对派上台”^[5]。当然,对于阿萨德而言最理想的是第四种结局:平息内乱和江山未改,维持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但是在“阿拉伯革命浪潮”之下尤其是美国的强硬干涉下将难以实现。而且,叙利亚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对以巴冲突、阿拉伯伊斯兰教派力量格局有着深刻影响,“一旦叙利亚政权被颠覆,中东固有的力量结构与平衡将被打破,使本已混乱的中东局势进一步失控”^[6]。

2011年10月中国对英法提交的叙利亚问题的联合国决议案中投反对票,坚定地表明了制止叙利亚战争的立场,有效缓解了叙利亚问题国际化的紧急形势,当然这并非如西方政界所说的是对英美的羞辱和经济问题的政治报复,也绝非为了讨好俄罗斯,而是一如既往地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维护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的角色。而且,中国和平防战的策略,从长远来看也极利于热衷开战的西方国家,倘若叙利亚战火点燃,无疑会掀起中东“阿拉伯革命”的持续浪潮以及俄罗斯与美国的大国之间的可能冲突和交手,也将引起恐怖主义活动的扩散,这对世界和平将是极大的威胁。因此,叙利亚战争会或明或暗地引发中东地区、大国之间恶斗的结局。

国际风云变幻,无论将来出现哪种结局,对于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世界和平事业而言,2013年最为重要的是尽一切努力防止叙利亚战争,莫让叙利亚成为下一个利比亚而倒下的又一张“阿拉伯革命”的多米诺骨牌,通过和平手段

解决国内纷争,达到叙利亚防战的目的,免让千百万无辜的叙利亚人民惨遭战火之害。

四、防止战争的策略与结论

从叙利亚当前政权的维度来看,巴沙尔若想平息内乱,走出危机,不能再照旧地统治下去了,必须审时度势,灵活应变,综合运用改革和外交的策略来达到防战目的。从国际社会的维度来看,反战国家应坚定立场,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人道主义援助、反对霸权主义的策略来达到防止战争的目的。这对叙利亚和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 防战的国内策略

两年前叙利亚危机出现以来,阿萨德总统也采取了一些改革和缓和措施,如废除了实施长达48年之久的紧急状态法,改善民众的工资补贴和经济状况,亲自下访民众了解民情等,然而这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体制僵化、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境况,阿萨德提出的一些关于实行多党制、市场经济的改革未能如期兑现,各地示威游行和暴力冲突此起彼伏。当然,对于一种阿萨德复兴社会党领导的宗教强人政府,要能够自觉自愿地实施政治民主、发展民生的重大改革措施绝非易事,但是就当前处于战争边缘的危急情况而言的叙利亚,“不变法则必亡”。

对叙利亚当局来说,改革是缓解和平息国内矛盾的必然之选。第一,巴沙尔应实质性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以宪法形式确立的包括其他教派、民族代表组成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和营造相互尊重、包容开放的宗教政策和宗教文化。同时严厉惩治官僚腐败,重塑政府权威,维护民众合法权益,走民主、廉洁、亲民的新型政府之路。第二,必须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包括改革财税金融体制,改组国有企业,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积极引进盟国和其它友好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以激活经济动力,大幅削减政府开支以补贴民众的工资收入,大力生产和进口工农业产品满足民众需求,抑制通货膨胀,逐步消除因经济民生问题而带来的内乱风险以达防战目的。

第三,在联合国体系内发展对外关系。联合国是处理国际问题的权威组织,巴沙尔应积极向联合国靠拢,遵守和执行联合国的对叙决议,争取盟国俄罗斯和伊朗、黎巴嫩以及其它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中国等的支持和援助,反制美欧的外来干涉。巴沙尔在2013年1月6日倡议现政府主持全民族对话的讲话中提到,叙利亚危机不只是来自国内,更多的是由于外部干涉。巴沙尔同时对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等国反对外部干涉叙利亚内政的做法表示感谢,以及协同各方力量妥善安置数十万逃亡邻国的难民。第四,切莫使用暴力手段镇压示威群众,面对反对派的武装袭击应坚持保持克制和自卫还击原则,对恶意的武装暴力事件进行舆论主控和国际宣传,争取国际同情和人道支持,遵守阿拉伯倡议。第五,面对美欧的油气产业制裁策略,叙利亚当局可以转移到满足国内需求和面向新的油气输出国如中国、俄罗斯,既可缓解“经济寒冬”,又可争取外交政治支持。

2. 防战的国际策略

要实现叙利亚防战的目的,除了叙利亚当局采取及时有效的策略之外,国际上的和平力量也需要积极开展行动。联合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是防止叙利亚战争的关键角色。其中,联合国应该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促令各方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协商谈判推动叙利亚改革进程以实现国内和平与中东稳定。中国应挺进调解国际问题的舞台中心,以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的姿态,推动有关问题各方在联合国框架内和平解决争端,反对西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向叙利亚

当局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经济资源支持和体制改革经验,化解叙利亚危机。俄罗斯为了维护其中东的战略利益,应向叙利亚增派军事力量、加大经济帮扶,以形成与美国军事经济力量在该地区的均势,制衡战争力量,促使大国妥协以制止战争爆发。

3. 防战的分析结论

总而言之,基于当前形势,依然有望防止叙利亚战争爆发。倘若应对叙利亚危机的策略能够有效实施,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给“阿拉伯革命”造成的中东地区的伤口止血,而且对维护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首先,防止叙利亚战争爆发,能让叙利亚人民免遭战火之害,保障叙利亚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叙利亚实现防战目的,可以打破“阿拉伯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神话,开辟了在这场浪潮中解决阿拉伯国家内政问题的新模式和新道路,尊重本国人民自己的选择,通过和平、协商、渐进的方式实现政治改革,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新型政府。再次,维护联合国权威,对西方霸权国家起了反制作用,削弱美欧对中东主控态势,叙利亚危机的和平解决能为中东和平进程造就积极的范例。最后,“中国对外战略应通过‘独立、合作、借重’途径来为国家战略目标服务”^[7]。通过介入叙利亚问题,更好地发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和平与发展的中坚力量,借助协调各方和制止战争以提升中国的国际社会资本,为维护本国利益和构建和谐世界彰显更大影响,发挥更大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肖宪. 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331.
- [2]李艳,吕锡成. 国际恐怖主义正在叙利亚合流[N]. 科技日报,2012-11-6.
- [3]陈双庆. 叙利亚局势及其未来走向[J]. 现代国际关系,2012(1):43-48.
- [4]马晓霖. 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463.
- [5]于卫青. 叙利亚变局与中东和平进程[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10):18-22.
- [6]陈双庆. 叙利亚动荡政局及其走势[J]. 国际资料信息,2011(6):31-35.
- [7]张贵洪. 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08-309.